



秋在落叶里

□元光美

晨雾漫过篱墙时,秋是踮着脚来的。

它来时无声,如宣纸上无声晕开的水迹,不惊蛛网,只任露珠将晨光筛成碎金,一粒一粒,缀在草尖,明灭闪烁,如散落的佛珠,也不扰野果,容那些红黄小果在低处叶间藏尽一夏的甜,悄悄醉成深秋的胭脂,欲坠还留。天地在这一刻仿佛达成某种默契,绚烂不必喧哗,静美方是至境。

镰刀与筐篓早已收进柴房,木柄上仍残存旧年稻香,那香气渗入纹理,成为一种记忆的化石,今秋不愿它们再沾忙。我想,真正的丰饶本该是从容的。叶需待风才辞枝,不急不怨,薯要经霜才沁甜,不惧不避。给秋留余地,亦等于给自己留看云的闲。云有时堆作雪峦,有时散若雁羽,农人坐在门槛上,心却浮上天际,随云舒卷。这样的闲,不是空闲,而是心灵与外物相接时的那一片宽广与从容。

白日总在与叶对望中慢淌。院角那棵老枫,是我相识多年的旧友。它日日坠叶,姿态各异。有的旋舞怕疼,一步三回头,在风中画着不舍的弧线;有的直落似赴约,毫不犹豫,如禅者掷下烦恼,直奔真谛。我常俯身拾起一片,以指腹抚其叶脉,如读一册折叠的春秋。那里有春芽初萌时的怯,有夏荫疯长时的狂,更有此刻脉络分明、千帆过尽的坦然。这坦然,是岁月给出的最终答案。

那些开春未活的菜苗,上月未赴的老友约,那些曾经梗在心间的遗憾与执念,竟在叶脉的细微轻颤间,渐渐松脱,终随风散去。秋阳适时从叶隙漏下,斑斑点点落于手背,温热如抚,连往日细愁都被晒成轻烟,袅袅升空,散入无边湛蓝。此时方知,愁绪本轻,只是人心执之,方显其重。

夜是秋最静的时辰。我合窗,却留耳于月下。室内灯暖,室外世界却是一幅澄澈空灵的画。听落叶沙沙私语,如笔尖摩挲宣纸,字字清寂,似在撰写一封天地来信;听稻田虫鸣,较夏时虽微弱,却更清透如凉弦拨心,一声声,勾勒出夜的深邃。当风送桂香时,甜丝绕颊,似秋夜低语,温热而神秘。我索性开半窗邀月。顷刻间,月光如水涌向空案上的宣纸,染出一地淡白,宛若秋特意为人心留下的空白,待人以宁静去填满。

心在此夜,总难辨形状。看似已装满枫红、稻香、虫鸣、月辉,充盈如秋日谷仓,然清风过处,却觉得什么都没曾留住,空明如洗。试将心铺作田畦留秋色,奈何霜降则不秆折腰,金黄终归土灰;试将心叠作纸鸢追雁阵,奈何线松便没人云深,天远梦长。几番尝试,几番失落,终懂得秋非用来留,如叶非用来拦。万物皆在行程之中,人心又何必强作客棧?强留,反倒失了自然的真意。

直至那日,一片枫香叶径直落于掌心。它犹带秋阳余温,仿佛收藏了整个午后的光。脉络清晰如地图,其间似藏最后生机,柔软而坚韧,如一句未完的唱词。我凝望许久,忽然彻悟:秋何曾远去?它不正在这片叶中——在叶的坦然里,在飘落的笃定里。不慌不恋、从容不迫。它定居于每缕纹路,定于与大地相拥的刹那,定于化作春泥、静待未来的承诺之中。

原来,秋早将答案写在每一片落叶上。圆满非是紧攥不放,而是如叶,该绿时便恣意绿,该落时便坦然落;从容非是留住所有繁华,而是如秋,既容硕果满枝,也容万木凋零。得与失,荣与枯,盈与虚,皆是时序庄严的部分,皆有其深意。

生命之秋,何尝不是如此?它教人卸下负重,解开执念,在渐深的凉意里体会温暖的珍贵,在渐短的日影里读懂光明的含义。它不言不语,却以整个季节为教材,教导关于放下与收获的辩证法。

真正的丰收,是心的宽阔;真正的成熟,是态的从容。秋从未离开,它只是在万物的沉默里,人定于永恒循环的时序之中,静待下一次苏醒。



扫一扫,听一听

花影婆娑里的生活哲思

□刘晓娟

轻柔的风里,总藏着这样一种“做自己”的热烈之花——那便是三角梅。

三角梅从不是温室里的娇客,它把四季的寻常日子,酿成了不期而遇的惊喜。或许是一夜骤雨过后,街道隔离带里的苍翠突然炸开一片艳红;或许是晨光漫过街角时,居民小院的墙头悄悄垂落几缕粉白。在闽南,连海边石屋的斑驳墙面上,都有它葳蕤的身影攀援,把盐腥的海风,都染成了温柔的颜色。它从不负时光的期待,也从不吝啬给人细碎的感动,一簇艳丽的颜色撞入眼底,猝不及防便触到了心底最软的角落。这份美好,恰如汪曾祺笔下“寻常日子的小欢喜”,不必刻意寻觅,却总在不经意间,让平凡的生活有了光亮。

为了把这份惊喜留在身边,好几年前,家中阳台

一隅也栽下了几株三角梅。每当阳光充足的日子,花苞便从绿叶间跳脱而出,一簇簇、一片片,渐渐连成连绵的花瀑。花朵看似柔弱,却坚定地牢牢占据着枝头。有风时,花束轻摇,仿佛能把世间的苦难与酸楚都轻轻接住,再悄悄融化在花影里。有花为阴,连寻常的日子都多了几分诗意——读书冥想时,它是额前的一缕宁静;休憩品茗时,花气漫过杯沿,便觉心头浮躁渐消,沉静笃定,与愁绪中的自己握手言和。

养护三角梅的过程,像是一场关于生活的修行,藏着最朴素的哲学。要它开得疏密有致,便要时常不怕可惜地修剪,剪去杂乱的枝条,让每一根枝条都有充足的空间接受阳光的照拂,互不干扰,各自“修炼”,并依势适时控水,方能迎来满树繁花。这多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正如周国平所说:“分寸感是成

熟的爱的标志,它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。”适度的留白,恰当的边界,不是疏远,而是让彼此都能在舒适的空间里生长,最终成就一段美好的相处。

而等待花开的过程,更教会人沉潜的意义。寒冬时,它收敛了所有锋芒,在枝干里默默蓄能,春日一至,便循着暖意抽芽、长叶、开花。这正如每个默默努力的人,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,那些独自坚持的夜晚,都不是停滞,而是为了某一天的绽放积蓄力量。生命之美,美在自身的坚韧与对未来的期待。

此时,阳台里的三角梅缀满枝头,温柔地“注视”着我的生活。忽而抬首回望,花本无言,却总教会我们思考。要感谢它多年的陪伴,总是让我充满期许地去拥抱每一段花开的时光。



榜山的候鸟

□李鸿宇

我童年记忆中最熟悉的风景,是天空中倏忽掠过的一抹剪影——那是飞鸟留下的痕迹。

说到鸟,我印象最深的始终是家燕。幼时住在乡下土屋,黄泥垒砌的墙,厅堂的横梁上便有燕巢,地上常见斑斑点点的排泄痕迹。家燕与人类长久共生,从不把自己当“外人”。而好人家也从不驱赶它们,不破坏燕巢——那是家燕认准的家。我曾见巢中幼燕啾啾,总担心它们吃不饱,便偷偷撒些饭粒在厅中,自己躲到门后,看大燕飞下来街去喂食。家燕认路的本领,是我童年时觉得最神奇的才能。在闽北,每年春季,它们从南方越冬地北归繁殖;秋凉渐至,食源减少,便又集结南迁——却总不忘回到旧巢。这般记忆,令人惊叹。

今年春节前,我恰有机会去到顺昌县因鸟闻名的榜山村。这里地势高,四面环山,保存着大片的天然阔叶林与丰富浆果植物,成了候鸟迁徙途中天然的能量补给站。村中老人说起,20世纪90年代,村道两旁电线上常立满鸟群,叽喳鸣叫,似在与人对谈。虽无人懂鸟语,鸟却仿佛通人性。谁家下午撒谷喂鸡,鸟群便一拥而下,如鼠入米缸,不顾是否陷阱,与家禽争食。

但也正因这般亲近,榜山村早年亦有捕鸟之习。物资匮乏年代,鸟成了桌上寻常菜肴。鸟似乎也感知到了同类的遭遇,飞来此处的日渐稀少,鸟鸣声渐稀,山林转寂。

如今,人们早已意识到爱鸟护鸟,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。白腹鸫等候鸟得以在榜山村安心栖息,正因为村民观念彻底转变,从“捕鸟人”变成“护鸟人”。他们积极建立宣传室、保障食物基地,主动拆除捕鸟网、上交捕具,更是将护鸟行动融入日常——不仅自己不捕、不食、不惊扰,还不断宣传呼吁,欢迎更多鸟儿来此停歇。

如今的榜山村,人鸟和谐,生态平衡已从愿景成为现实。一个偏远村庄因鸟闻名,更因护鸟而受到尊敬。它未走向“千山鸟飞绝”的寂寥,而是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条千年鸟道,让候鸟能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

尽管时移世易,人居景象已大变,但榜山的候鸟依旧年年往返,守护这座山村的记忆。人们也在守护着它们——去了又来,来了又去,人鸟相伴,生生不息。



公园一角 黄建忠 摄



一杯清茶品山海

□康金山

八月初的骄阳炙烤着南平的柏油路,我却觉得连空气都沁着蜜糖般的甜。妻儿乘高铁从福州赶来,行李箱轮子碾过站台的声音,像极了童年巷口卖麦芽糖的老伯摇动的铜铃。两日的周末时光被填得满满当当:云谷公园的绿荫里藏着儿子追逐蝴蝶的欢叫,赤岸湖畔的晚风裹挟着妻子轻柔的絮语,水之厅公园的喷泉下,我们三人的影子叠成最温暖的剪影。

目送他们登上返程列车时,月台广播声忽然变得模糊。我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发了条朋友圈,配图是和儿子一起游玩的精彩瞬间。没过多久,便得到挺多点赞,然而其中一条留言却让我怔住——那个熟悉的名字,正是七年前在平潭课堂上坐在前排的身影。记忆如潮水漫涌,那年的七月,我在平潭讲授写作课程,她在当地挂职,笔记本端正地放在桌上,笔尖随着我的讲解沙沙作响。谁能料到,当年讲台上下、点头致意,竟会在多年后化作同饮一江水的缘分。

2022年调入南平工作以来,我时常揣着采访本和笔,流连于市井巷陌,用文字定格这座城市的变迁。而她后来也调入这里的下属单位,虽同处一城,

却因各自忙碌鲜少碰面。直到那个寻常的工作日,我去某局办完事情,特意绕道她的办公室。推开门时,窗棂透进的光斑正落在她案头的绿植上,恍若当年平潭教室里跃动的晨曦。

“尝尝本地的新茶。”她起身冲泡,沸水冲入瓷壶的刹那,蒸腾的水雾瞬间弥漫开来。杯中舒展的叶片沉浮起落,恰似这些年辗转漂泊的时光。我们聊起平潭海边咸涩的海风,说起初到南平时人生地不熟的窘境,又笑谈各自工作中那些啼笑皆非的插曲。

临别时她执意相送,电梯间沉默却温暖。走出大楼时夕阳正斜,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,一直延伸到我的车轮旁。透过后视镜看见她还站在那里,身影渐渐变小,却始终朝着这边张望。忽然想起平潭渔民常说的谚语:“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,日子久了才看出谁是真朋友。”此刻方觉,有些缘分不必刻意经营,自会在岁月长河里沉淀成琥珀。

或许人生就是这样,有人陪你走过熙攘的人群,有人愿与你共品一盏清茶。那些穿越山海而来的重逢,不过是命运早已备好的注脚——原来最好的安排,总是发生在不经意间。

文明用语三春暖 礼貌待人天地宽



闽北日报(宣)